

# 北极点冰泳

毕淑敏

又一次，我总算得知某位老妇人坚决表示不会在北极点冰泳。高山流水啊！我说，君子不履危墙之下，咱们有共识。

老妇迟疑着说，其实，我还是蛮想下水的，只是孩子不让。

我说，孩子真懂事，孝顺。

她凑近我低声道，我有癌症，中晚期，手术后虽说恢复得不错，还是要多注意……

她脸上浮起沧桑笑容。是那种年轻时历经险阻，中年又遭逢波折，经受过无限劳累与辛苦，然而老年终是心满意足的与人之自然流露。

“50年胜利号”完美抵近北极点，冰泳参与者们，一窝蜂向船尾跑去。

此地海冰呈铁壁合围之势，只有破冰船驶过的航路，留有百米宽冰裂，水波荡漾。冰层上一溜小红旗，醒目标出安全范围。“跳台”，是一架铁扶梯，半截扎入冰水中，半截倚靠海冰上。探险队再三告诫，北极点冻水中，一般人入水绝不能超过三分钟。不然人体会迅速失温，性命堪忧。为防止牙齿矫正器冻结嘴里，下水前，取下金属牙箍。每个冰泳者，都系上牢固安全带。

旁边放着伏特加。咱古老传说中的好汉，都是饮几口烈酒一猛子扎下水，这里的规矩却是下水前不能喝，上岸后再喝。主要怕有些人不胜酒力，为了驱寒，不顾不顾先饮下再说，万一醉晕冰水中，弄巧成拙，反倒凶险。一哥们自带烈酒，仰脖喝了几大口，飞身鱼跃冰海。

感觉如何？事后我充满仰慕地问。

那哥们道：裸着胳膊腿站在岸边时，非常非常冷。后悔啊！逞能啊！不过众目睽睽，没有回头路可走，唯有猛灌酒，深呼吸，一闭眼，入海！

北极点的海水咸，我劈头灌了一大口。正确地讲，是灌了一大鼻子。深呼吸，鼻孔张得太大。刹那间，冰水如万把钢刀，齐刷刷扎将过来。全身就像摔入满布玻璃渣的罐笼。难以忍受的痛楚，让我颇为慌乱。等到身体完全没入冰水后，直接转麻木。没有冷的感觉，也没有疼痛感觉，猛烈致命的麻木，我以为要死在北极点了……

突然看到每天按时按点给大伙打扫房屋的俄罗斯大妈，莅临冰泳现场，开始脱大衣。

冰泳点并无更衣室，说时迟那时快，服务员大妈已将外套脱完，不过里面穿的并不是泳衣，而是一套家常秋衣秋裤。我正讶然——她不会就这样下水吧？她就已然这样下水了。

实事求是说，她老人家的泳，游得相当好，正宗自由式。泳速甚快，游程最远，泳姿最美。

最后是守护冰岸上的探险队员怕老妇人有个闪失，强拉救生索拽她上岸。大妈脱离冰海后的第一个动作，是赶紧从旁人手里拿过手机，给自己玩了个自拍。

她小时候，上过很正规的游泳训练班吧？童子功在身，才让她如此高龄，还能在北极点冰晶中酣畅游弋。

第二天，我和她在舱房狭窄走廊中相遇。她接抱一大摞换洗下来的被单，侧身让路。我冲她先做了一个划水姿势，然后竖起大拇指点赞。她偏头羞涩一笑，完全没有了那天冰水中的飒爽英姿。

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，也不知道她的身世。今生今世，很可能再也不会与她相逢，但她鲜活地存入我的精神仓库。某个夜晚，倘若我畏葸沮丧，她在冰海中劈波斩浪的矫健身姿，会给我以勇气。



「文汇报」  
微信二维码

我说，凡重大决定，应该早做决定。临门一脚时，容易冲动。暗示之意十分明显，拉后腿。窃窕女子吁出一口香气，说，我上次就是缺乏这种冲动，留下永久悔恨。那是在南极，我没敢下去冰泳。这次，我不想再留遗憾。

在方言中，腌咸肉被说成“盐咸肉”，腌菜成了“盐菜”。“盐”在此成了一个特色动词。这种说法记录在文献并流传至今，如“桥下一细民家取其鱼，妻乃盐而藏之。”（明《五草志逸》卷三）“吴语以盐腌物曰盐”（清《吴郡岁华纪闻》卷十），“生瓜，一名笏瓜，或酱、或盐、皆可菹。”（民国《重辑张堰志》卷一）

盐菜一年四季都可进行，各种蔬菜也“皆可菹”，如青菜，茄子，加点盐挤压几下，就“盐”好了，洗净装盆后再加点麻油，别有风味。方言称此为“暴捏菜”。“捏落苏（茄子）”，到了方言里有个好听名字：生拌。这属于“暴盐”，“盐”“随”，都是即兴或临时起意的，真正成规模的“盐菜”在初冬，对象以青菜为多，此时它们的体量长足了，又经过霜打，尤其是优良品种矮脚大蒲头，就是菜梗根部鼓成一团的那种，菜梗多而菜叶少，“盐”好后“蒲头”比菜叶好吃，这种菜更适合“盐”。我的家乡莘庄一直属棉种种植地区，要“盐”的菜种在自留地上，各家都会算好时间，留出一畦青菜准备“盐”算好。届时，将菜挑下来，摊在田里，晚上就可“盐”了。

盐菜看似简单，不就是往菜里放盐吗？但各人盐出的味道就是不一样，方言说是各人“盐手”的关系，这“盐手”有

## 耳听八方

# 王璁的标准爵士歌曲

李皖

爵士乐有门槛。本来，它就是一批黑人音乐天才傲视人间、轻蔑平庸的产物。他们或在油腻腻的下层舞厅里吹出暗喻情色的、妙不可言的舞曲；或沿着和声的暗道，演奏出让别的乐师摸不着头脑、又惊诧莫名的奇异变奏——并且，这是在的一瞬间，即兴地，一边听一边反应，两个人或一群人，合作地完成的。

由于这门槛，不像流行歌曲、民谣、摇滚乐，迅速地引进、发展，在国内掀起一波波热潮，中国爵士乐的发展、演进一直隐而不张。在大众的视界上，他们都像是地下工作者。

王璁这一张《盛放》，准备了20年。对于她自己，一位爵士歌曲的演唱者，从涉足初始，到终于有足够的内在力量绽放，其间有20年的时间。对于录音师杨震，从开始录音生涯，发心做一张“真正的爵士乐唱片”，而非“仿爵士”“有爵士风味”的东西，到这张“真正的爵士乐唱片”终于摆在你我面前，前后，也差不多有20年。

套用爵士乐的一个术语，《盛放》是一张标准爵士曲（Jazz Standard），爵士乐在其诞生迄今差不多100年的光阴里，留下了无数珠玉。那些被音乐家们推崇、反复演奏，也被听众们耳熟能详的曲目，被俗称为“标准爵士曲”。王璁的曲目选择，基本上是在这里。

这些选择，显示了王璁的眼光和视野。它是准确的，又是开阔的。准确，因为专业修养；开阔，因为丰富的历练和多语种演唱的能力。专辑中既有经典的美国爵士歌曲，比如如雷贯耳的塞隆尼斯·蒙克《午夜梦回》（Thelonious Monk: Round Midnight）、艾灵顿公爵《这不算什么》（Duke Ellington: It

Don't Mean a Thing），也有来自法国、意大利、巴西、墨西哥的作品，更有对古典音乐家拉威尔的改编和阐释。作曲的大都是宗师级人物，曾引领时代和地域风气，代表了一时一地；而作品全都是杰作，是名作和经典，历经颠扑，当得永恒，在爵士乐历史上具有开示、典范、呈现爵士魅力的意义。

选曲显示了标准，而演唱、录音，予以标准的实现。由此从曲目、演绎、录音三个维度，立起爵士乐的标高。

《跟我走》（Via con Me）最能显示这三重标准的达成。其中的人声和每一件乐器，颤音琴、钢琴、小号、倍大提琴、鼓，声音比例和质感各得其所，尽得其妙。这首由意大利老烟嗓保罗·康特（Paolo Conte）词曲的名作，曾被选为电影《法式亲吻》的插曲，极尽浪漫气氛。王璁的唱，注重语气的把握，突出了诉说、倾吐、情爱的细节感。“走吧走吧，跟我走吧”的邀约，轻轻地，生怕力量重了碰伤似的。“我会梦见你，跟你俏皮地哼着哒滴滴滴”，假声与小号号升，有一点儿险，却无比轻盈——恰似那一颗正飞跃的心，似是祈请，似是美梦，似是正在经历的好时光带入美梦。

艾灵顿公爵的《这不算什么》，人声比例按适度放大，占据优势将斑斓的、火热的乃至是原本强势的配器统率起来，静中制动，热烈却从容，这是录音之功。法国“国民歌王”夏尔·德内的《祝你得到爱》（Charles Trenet: I Wish You Love），曲调最能体现爵士乐的那种专长，而配器、演唱及其声场，完美地演绎出这种专长；人声与小号稳稳地漂浮，优雅地滑翔，像是雪花、小

鸟；又像是被上帝赐福的空气，空气中一股暖流托举一片羽毛，平稳地，捧向那光亮来处。《灯影交辉》（The Lamp Is Low），拉威尔，古典音乐里的法国人，驶出了古典，变得蓝黑；从首句首个音符，即沉入深深的蓝调旋律，这是只有训练有素的、具有音乐家思维的歌手才做得出来的。委拉斯凯兹《深深一吻》（Consuelo Velazquez: Besame Mucho），上世纪最醉人的情歌，拉美世界的爱情绝唱，对爱充满渴念，对生命怀着贪心，这回变成了五拍子。拖慢一拍之后，这首脍炙人口的世界名曲被刷新了味道，少了三分迫切，多了两分温柔。蒙克《午夜梦回》以音乐还原了午夜里的深潜思绪。那空虚却充满神秘、神魂的午夜时空，被钢琴、颤音琴、倍大提琴铺陈，被小号的神来之笔点化。生命来过，我们听到它，感觉到那生命在声调中、在时空中流淌。它来过了，生命来过了，音乐如此真切，这一点断不虚妄。

在听“波萨诺瓦之父”、巴西巨匠安东尼奥·卡洛斯·乔宾《一个音符的桑巴》（Antonio Carlos Jobim: One Note Samba）时我意识到——爵士歌曲的单纯主题。这是这唱片的作者无意中展示的一个关于爵士乐的小秘密。爵士歌曲的主题，常常倾于单纯主题。有时，它偏向于音乐学的论题，在只有音乐家才会有对音乐内部奥秘的关切中，展开爱情、音乐、舞蹈的讨论。《一个音符的桑巴》讨论了作曲思维过程：一首歌，关于它自己。照镜子照见自己，反演出它自己的诞生。这种特别具有音乐家思维的单纯主题，不像摇滚乐，也不像民谣，更与古典美声歌曲迥异。



# 笔会

蓝调  
(油画)  
托尼·库拉纳吉

## “传家宝”与“金不换”

王泉根

好，我们一个月只缴600元生活费，什么都包了，连电话费也不要我们缴。”

“第一条，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没有老汉也不妙。你们要永远记住母亲的伟大，当然记住老汉也好。”父亲说得很幽默，餐桌上一片笑声。

“第二条，老四与媳妇们我们是

我们说：“眼看都快九十了，我要总结三条。”

父亲的小书房里，四处张挂着与母亲去北京、上海、深圳、浙江老家旅游的照片，孙辈的结婚照，曾孙辈的娃娃照……墙上还挂着劝善诗帖《不生气》。父亲虽然只读了三年小学，但他每天必记日记。如去参观游览，则先用笔记录在小纸片上，回来后再仔细整理。所记之细，连爬过多少级石梯也都一一数清记录。

父亲爱上街购物，但买回来的东西常常被母亲批评。四弟一再叫父亲出去不要买东西回来，但父亲总是左耳进右耳出。殊不知，有时是在好心帮倒忙。如某日父亲买来回来三块豆腐，摊主的卖法是买二块一元钱，买三块一元二角，父亲就动心了，买三块不就要节约三角钱吗？于是就买了回来。但家里平时人少，吃不完这么多，结果浪费了一块豆腐……

虽然二老身体均好，但“养身术”却不同：父亲乐观而母亲多虑，父亲好动而母亲爱静。父亲常说，他的养身术最重要的一条是养身先养心，养心的核心是心态平和。最能体现父亲心态平和的是：报喜不报忧，心里总想着好事、开心事，不想、不说不开心的事。

父亲认真地统计了我们大家庭老老小小的出生年月与生肖，制作了一份《全家出生年月一览表》，交由四弟媳打印，春节分发给兄弟五人，每家保存一份。父亲说，想当年他与母亲来重庆破石扎根，只是两个人，如今四世同堂，共有24人，大家庭的人丁还会不断增多，这使父亲颇为得意：“儿孙才是最大的家产呵。”

用它当酱油，还可增加香味。用菜卤炖蛋，味道香而过饭爽，再如把白焯蛋放到菜卤里煮，就成菜卤蛋，味道自然比所谓的茶叶蛋好吃，其香更不知要浓多少倍。当它还在锅里烧时，香气就从窗口飘逸到场地上空，再飘入各家屋里。这香味也提醒各家主妇，做菜卤、菜卤蛋的时节到了。季节如失去，虽时会再来，但要隔整整一年哪，因此没有一家会放弃，那么多菜剑在田里排着队等候呢。每年一到这个季节的晚上，不是这家在烧菜卤，就是那家在焯菜卤蛋，形成一个菜卤汛。汛里飘逸出来的香味，浓到可弥漫在整个村庄上空，久久不会散去，致使每个村民身上都会附着一重轻轻的卤香味。其实，制菜卤的方法非常简单，只要将“盐”菜剑的卤水积起来，放在锅里烧滚，沉淀后沥去渣就行。只是我一直有个想法萦绕心头，是哪一代的老祖宗发明出的好办法呀，一菜多吃，还让菜卤的香味一代代传下来，不绝于村而还乡愁。

现在，近郊、远郊的农田整片整片消失后农民住进新村，种菜，挑菜，“盐”菜这些活后代已不会，且受新潮养生理论影响，年轻人不吃或不大吃咸菜了，依附于农耕社会的这些方言名称必将逐渐消失，菜卤之香也只存在于吃过一辈子咸菜、活了六七十年并还将继续活下去的老人记忆之中了。

## 盐是一个动词

褚半农

样，借着地气向上窜，一棵棵长高了。这窜上去的菜苔被称为“菜剑”。说是“剑”，二者倒有点相像，也讲得通，且还有据可查，如“一种乌葱，俗呼油菜，春嫩其苔为菜剑。”（清·秦荣光《上海县竹枝词·物产》）“（油菜）春初摘其茎，名曰菜剑，又可腌而藏之。”（民国《望仙桥乡志续稿·风土志》）。现在有的方言词典写成“菜结”，读音完全不对，又无形象可比拟，明显留下了上海方言异化痕迹，为“真正的方言保存在农村”增加了一个反证。

点像打牌中的手气，但又不完全一样。家里就数母亲“盐手”好，盐的菜好吃。我也盐过菜，甚至学着母亲的样，一个步骤也不少，味道就是“推扳”一点。有的忆旧文章说，腌好的菜放在缸里吃一冬，其实，这样的菜是要坏掉、甚至烂掉的。初冬盐的菜要长期保存，民间有个好办法，就是“回盐”——又是一个方言词。即把盐好的菜稍挤干后一棵棵放进一个个小瓢中，放满后塞进干净稻草，再从稻草地里挖来泥土，用水和好后搪在瓢口上，让其密封，再倒置地上，排在壁脚边。开春打开，咸里咸菜颜色变成金黄色，吃起来的感觉，尤其是吃菜心的感觉用一句俗语形容——打耳光也不肯放。为什么，多了点酸味，这是咸菜的精华。东北小品里说，翠花上酸菜，酸菜其实是咸菜。到了我们这里，一定会改成“小妹妹，上盐菜”。

